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敘

周官經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以德行六藝教民爲儒蓋以小成大成別之實非有區域也然魯論孔子及門分爲四科小戴記儒行列爲十五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蓋道合於一者聖也其分而屬者儒也各就其性以成爲學而傳授淵源遂亦不能强同漢書儒林傳專主傳經其言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豈非以聖人之道悉備於經不待舍文章而別求性道哉歷代史家悉從其例唐書始易爲儒學至宋史而道學儒林肌分本末識者歎之故元史仍爲儒學至我

朝纂修明史仍從班掾統以儒林夫漢代醇儒皆敦行義有宋

大儒無不治經或持所專習互相詆諆徧且闕矣何與聞道乎
余生於濂溪之鄉幼稟庭訓讀宋五子書後乃從事漢儒傳注
自知所造匪深而於立身行事植矩度繩斤斤有以自守者於
漢宋儒先遺緒不無萬一之得焉昔讀鮚埼亭集知黃棃洲先
生於明儒學案外尚有宋元儒學案未及成編其子耒史先生
暨全謝山先生後先修補而世無傳本道光辛卯奉
命典試浙江留督學事壬辰春按試至甯波得樸學士王生梓
材因以叩之以未見對甬上多藏書家屬其勤爲蒐訪歲試未
畢余奉
召還京然未嘗一日忘是書也今兹戊戌王生再入都門居然
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詢其所自始知陳碩士少

宗伯繼覩浙學先得梨洲後人補本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盧氏樗庵蔣氏珍祕不示人者亦次弟出之王生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釐比譌舛修輯缺遺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馮生復獨任棃棗之費尅日告成可不謂儒林之盛事乎抑論先河後海之義漢儒之功實先宋儒自先秦以迄有唐六藝源流具有端緒余門下士自王生馮生外若許生瀚沈生垚諸子皆研覃傳注能推明學術梨洲之於學案由明儒以及宋元然則由宋元以上溯漢唐綜其師承門徑輯成一書其可少也哉余日望之矣

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夏六月道州何淩漢撰

先文安公生平服膺許鄭之學而於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

守甚力嘗命仲子紹業畫康成先生像及周子邵子司馬公兩程子朱子像懸之齋壁以明祈嚮俗儒小生有訾議儒先者必正色訓戒之道光壬辰督浙學至甯波以宋元儒學案發策浙士始知有此書越七年戊戌王君㦂軒馮君五橋蒐得各本合校棊成以印本攜呈此事實自先公發之故嘉其有成欣然作敘也及庚子仲春先公見背壬寅春馮氏書版燬於兵火幸㦂軒所呈印本尚存余家是歲秋余服闋入都思有以卒成先志㦂軒曰果擬重刊且宜少待乃復精心勘閱又爲補脫正誤至甲辰冬而竣事適余方典黔試歸傾使橐以營剞劂先是癸卯之夏余集同人勼貲創建顧亭林先生祠於城西慈仁寺之隙地軒亭靜奧因請㦂軒下榻其中

悉檢家中藏書有係學案者移庋祠屋供其尋討余亦竭力襄事校出譌漏甚多手民亦悉萃居於是隨校隨刻至丙午夏而事竣海內同志諸君子若湯敦甫協揆丈潘芸閣河帥師賀耦庚制府丈祁淳甫大司農李后梧中丞但雲湖都轉唐子方方伯羅蘇溪方伯勞星皆觀察何根雲通政栗春坪太守楊墨林州牧聞有是舉均出貲相助且敦促其成時仲弟紹業已先歿與校字之役者叔弟紹祺季弟紹京及兒慶涵姪慶深也烏乎先公拳拳於是書非覩浙學則無以發其扃其已刻而旋燬燬而復刻固非先公所及知摩挲鉛槧逾閱歲時悚與愧俱敢云負荷耶臘軒於重校之次徧涉四部書復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與原編相埒余爲錄副墨以俟

續刊此尤黃全二子之功臣恨先公未及見也丙午秋初男
紹基謹識於京師之西甎寓齋

宋元學案攷畧

後學 鄞縣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道州何紹基重刊

棃洲黃氏原本

全謝山吉士爲棃洲先生神道碑文云公諱宗羲字太沖海內稱爲棃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年十四補諸生又云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遊又云工部尚書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又云晚年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

戶于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尚未成編而卒

梓材謹案南谿鄭氏序續刻明儒學案云宋惟周子濂溪洛主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淹沒黎洲黄子體為學案而並錄之謂之並錄未悉其著述之先後及觀謝山所作黎洲神道碑知宋元儒學案之作實後于明儒學案猶之宋人作唐會要五代會要而後儒史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之作也

雲濠謹案黎洲先生為宋元學案未及成編而卒二老閣鄭氏校刻黎洲先生宋儒學案卷十七標云男黄百家纂門人楊開沅顧諟分纂知當時分任者不一人而為之纂者實黎洲季子百家字主一號耒史者故主一案語較多于黎洲

鄭南谿性與沈鬷城書云年前中丞在粵屬其師購覓黄黎洲先生所著宋元明儒學案且欲刊之其宋元底本已失黎洲之孫謀孫取之淮陰楊氏久而復得

梓材謹案中丞為廣東巡撫楊公文乾其師乃姚江胡泮英中丞橋梓俱受業于明黎洲私五孫千秋跋明儒學案云胡

泮英言廣撫楊公介子某欲刻之與鄭語合弟晉往商泮英殁未幾而中丞亦殁故宋元眞本不遂致遺失後日謝山先生所修補者殆即取之淮陰久而復刊之本歟

謝山全氏修補本

鄞縣志人物傳云全祖望字紹衣前工部侍郎元立六世孫四歲入塾即粗解章句十四補縣學生又云督學王蘭生極賞之以選貢入成均舉順天鄉試閣學李紱見其所荅策歎過其寓齋劇談竟日出曰此深寧東發以後一人也嘗謁尚書楊名時楊稱其博雅即遜謝曰以東萊止齋之學夫子尙議之何敢言博名時曰但見及此則進矣會 詔舉博學宏詞尙書趙殿最以其名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是年試詞科以先入館例不預次年散館歸進士班補外遂歸又

云晚年兩廣總督延主端溪書院將特疏薦之因語諸生曰是以說經爲媒也託疾辭歸又云嘗輯宋元儒學案以補餘姚黃氏之所未及卒年五十一學者稱謝山先生

雲濠謹案謝山先生爲黎洲神道碑文述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而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不言卷數未知其書爲二書否也觀謝山所定序錄自宋及元合爲百卷宜合稱宋元學案其專稱宋儒學案者舉宋以概元也

董小鈍明府秉純編輯謝山先生年譜云雍正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居京師紫藤軒與李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又云乾隆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續選甬上耆舊詩集十一年丙寅仍錄耆舊詩兼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蓋春杪至湖上遂自若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舟中取南雷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爲增定夏逝維揚

館馬氏畬經堂編纂學案十二年丁卯二月至湖上上巳後東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夏返武林修宋儒學案十三年戊辰秋主蕺山講席重定黃氏遺書十四年己巳校水經注十五年庚午仍校水經注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居揚州畬經堂仍治水經兼補學案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修補學案歲月之深如是其卒在乾隆二十年乙亥前歲甲戌猶治水經兼補學案是謝山之于學案雖謀刻于吳門而修補未了故月船盧氏詩集自注云宋元學案經耒史謝山兩先生續葺尚未成書耒史卽黎洲季子主一先生別號也又案小鈍先生鄞人以乾隆癸酉選拔知秦安縣爲謝山高弟謝山之卒也其年正月手定文稾刪其十七約五十卷時小鈍先生與同學張先生炳盧先生鎬全先生藻蔣先生學鏞鈔錄皆謝山門人梓材嘗聞之蕭茂才均曰謝山先生將卒以餘稾歸先祖先祖爲輯鮚埼亭集外編五十卷以續而上者舊詩集歸蔣樗庵先生樗庵亦爲輯錄成編以宋元學案屬之盧月船先生月船鈔錄未竟蓋其事較難措手云茂才爲小鈍諸孫其言當有所本

二老閣鄭氏槧本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蓋又以學案謀刻于鄭氏第所刻止序錄與第十七卷橫渠學案上卷序錄爲謝山先生定本百卷又之次首尾完密月船盧氏所藏底槀亦有序錄其文多異又少序錄者九蓋其未定槀也橫渠學案原本完全故序錄而外先以是卷付刻其第十八卷已刻數板而輟蓋刻于謝山末年謝山卒而其事亦寢矣

雲濠謹案序錄與第十七卷並標後學全某續修鄭大節毛德基校鄭卽二老閣後人南溪先生之子也南溪之父爲高州太守寒村先生梁世家吾邑鸛浦寒村受學于棃洲其父秦川先生溱與棃洲友善隱居相與論學故名其藏書之室爲二老閣云

月船盧氏所藏底槀本

月船外翰鎬和姚江黃稚圭見贈原韻詩云南雷正學源流長亭林夏峯遙相望甬上前賢多入室蕺山俎豆傳聲香小泉翁既不可作典型無復如中郎遺書散漫孰收拾末學孰

卷增傍偟區區校勘力未及敢效束晳補詩亡覃思孝籍下惟客助我何庶求友章何期雙瀣老孫子枉顧不勞留鄭莊黃茅白葦正彌望忽見秀幹方崇碣秋雨閉門共商榷足本擬續續鈔堂從今剞劂庶可望告成五緯重輝煌自注云梨洲先生宋元學案經未史謝山兩先生續葺尚未成書槀本今在余處久思補完之不及也又注云君力任與余共成學案謀即入梓且欲續成宋文鑑索余平闇攻媿諸集

梓材謹案謝山先生令其甥多歸同邑抱經樓盧氏學案之槀亦推入其中月船先生字配京乾隆癸酉舉人抱經之宗子而謝山高弟也任平陽學論卸篆歸特取學案于抱經宗人而槀已不全因手錄之謄寫者半未及謄寫者半而月船又卒其槀與謄本並庋藏于月船家者已八十年始月船外孫黃丈山孝廉樹孫肯以是本攜至安徽康中丞節畧偏訪皖江諸子謀完是書未果中丞移節廣東又訪粵海諸子亦未獲克任校讎者既丈山自粵歸過西江十八灘行篋盡墮

水中雖藏是書之篋獨浮水面月船之孫卓人茂才杰愈覺藏之不輕以示人已而其家被竊箱篋俱空而學案一笥棄置屋外盖是書之得存者亦幸矣

梓材又案月船先生膽寫學案十餘本有濂溪而無百源有明道而無伊川有晦翁而無三陸蓋皆黎洲原本所有而未錄或遺失者又所藏謝山手稾字迹稠密而月船未及膽寫者三百餘頁其中又有黎洲季子主一先生手鈔本而謝山修補之迹宛然可據者數本又陸門諸子小傳謝山筆迹稍異蓋與臨川李氏論陸氏學案時所葺月船與黎洲後人相往還又以其成學案是任故主一鈔本有在盧氏者

雲濠謹案黎洲先生嘗寓吾邑鸛浦其在甬上則自幼從忠端公館于洞橋董氏後黎洲亦館于董氏與月湖張氏又館于管村萬氏別業舉證人講社謝山述其講社弟子二十七人爲陳環村先生赤衷張學齋先生汝翼馮蓋仲先生□□陳非園先生紫芝范筆山先生光陽陳怡庭先生錫嘏董在中先生允瑫與其弟拔山先生允珂董巽子先生道權陳堯山先生自舜董侯貞先生允瑋鄭寒村先生梁萬公擇先生斯選與其弟充宗先生斯大董吳仲先生允璘仇石濤先生雲蛟萬貞一先生言仇滄柱先生兆鰲王荼堂先生之坪萬季野先生斯同張天因先生士培與其弟雪汀先生士塤張梅先先生九英李子貞先生開張壁薦先生九林陳和仲先生寅畏錢果齋先生啓恭寒村而外多爲鄞人故月船詩云

而上前賢多入室詩中又云續鈔堂者謝山所作棃洲神道碑言其建續鈔堂于南雷思承東發之緒蓋欲續其日鈔云爾棃洲紹蕺山正傳而南姚江黃氏文獻之傳實源于菊東先生玨乃東發先生再傳弟子也蓋亦同出一派故棃洲宋史之爲學案往往稱先文潔公云

樗庵蔣氏所藏底稾殘本

梓材謹案蔣氏藏本後歸樗庵孫壻董茂才瀚董又歸之同邑阮明經訓顥其本多與盧氏本複然其不複者如張南軒弟子李悅齋壆傳徐宏父弟子趙時隱希錧傳謝山著錄甚詳吉光片羽皆可寶貴不得以殘本少之其本帙尾有六十卷之目是謝山未定序錄時之目或即宋史所編之目也

梓材又案樗庵先生名學鏞乾隆辛卯舉人爲謝山母氏同懷弟蓼厓先生拭之之子多蛾野先生學鏡之弟嘗受學于謝山謝山諸弟子小鈍月船宦遊于外而樗庵先生則以名孝廉家居授徒者最久梓材先高祖太學鈍夫公諱炳學于王黍堂先生爲棃洲再傳弟子大父郡學都講漁村公諱鍔則嘗從樗庵遊而梓材先君子縣學都講夢僧公諱謨之受業師范外翰耐軒先生懋裕早學于漁村公後又及蔣門是祖父師承所自出謹附識于此

餘姚黃氏校補本

梨洲七世孫直屋跋云先遺獻公于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元儒學案尙未成編而卒命季子主一公纂輯之其後謝山全庶常又續修之大父曾向全氏索觀而不得全氏歿配京盧氏寄示底稾二十冊續寄序錄一卷大父得之欣同拱璧晩歲里居爲之鈔輯者有年無如展轉鈔寫多有闕畧舛誤曾無亥豕更不待言而全氏手筆又多蠅頭細草零星件繫幾不可識別先子于歸田後復爲之正其舛誤補其闕畧倂其件繫命直屋鈔錄而次第之是書始克成編

雲濠謹案梨洲先生之元孫璋號大兪卽月船盧氏所與和韻黃稚圭者也六世孫徵乂號平䕷嘗校孫燭湖集而刻之其拳拳于學案固宜所云大父向全氏索觀而不得蓋謝山逐年修補其稾時置行篋故欲觀而不得也抑梨洲之孫澄

孫既得原本于淮陰楊氏適大俞平灘父子校補猶待盧氏所藏底稾是亦知學案之當如全氏修補矣

梓材謹案謝山棄底零星件繫誠如所云然悉心尋究仍復脈絡貫通黎洲後入校補本爲卷八十有六而冠謝山百卷序錄于首蓋亦以學案次第當遵序錄特欲如謝山卷數而不得故以泰山徂徠各爲一卷而不知徂徠之當合泰山也高平廬陵底稿無存卽缺其卷而不知高平家學可分自安定廬陵學派別見于盧氏藏稾也華陽景迂說齋皆在藏稾而是本無之兼山流派與陳鄒諸儒藏稾有之而是本亦無劉李滄洲嶽麓麗澤槐堂可自伊川晦翁南軒東萊象山分卷而未別其卷蛟峯江漢卷第所無而不知蛟峯之當附北山江漢之當冠魯齋北山四先生合爲一卷而分卷者四李張胡熊李俞九江亦卷第所無不知名歸學派而徒冠序錄于首亦贅矣然盧氏藏底所遺如百源伊川三陸固具有之則是本亦安可少哉

校刊宋元學案條例

一古人著書必有凡例是書剏自梨洲黃氏標舉數案未盡發凡至謝山全氏修補之乃有百卷序錄之作卽是書之凡例也今欲校理是書舍序錄無以得其宗主故仍二老閣序錄刊本之舊冠諸卷首又分載序錄于各學案之端庶使學者睹其大要瞭如指掌

一是書旣經謝山歷年修補自當從謝山百卷之目梨洲後人亦列謝山于續修而別爲八十六卷之目于序錄未能印合故是刻以百卷爲準取盧氏藏稾細心校理具見百卷條目井然不紊

一梨洲原本無多其經謝山續補者十居六七故有梨洲原本

所有而爲謝山增損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修定有棃洲原本所無而爲謝山特立者則標之曰全某補本又有棃洲原本謝山唯分其卷第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次定亦有棃洲原本謝山分其卷第而特爲立案者則標之曰黃某原本全某補定蓋次定無所謂修補補本無所謂原本修定必有所由來補定兼著其特立也其曰定者謝山稟底嘗自標之

一每學案中所采語錄文集各條有知爲棃洲原本者則注明黃氏原本有知爲謝山所補者則注明全氏補至于學派諸小傳有棃洲有傳而謝山修之加詳者則注修字有棃洲無傳并無其名而謝山特補之者則注補字庶使一覽瞭然不

至兩家混淆

一初覩是書似有門戶之見細閱棃洲主一以及謝山諸案語往往和會諸家總歸聖道之一但既各爲學案不得不標其門人私淑與再傳三傳之派別亦由體例使然而宋元儒諸派傳授尤紛然錯出故細爲標目初非有門戶之見也

一宋元儒異于明儒明儒諸家派別尙少宋元儒則自安定泰山諸先生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幾故明儒學案可以無表宋元學案不可無表以揭其流派棃洲謝山原表僅存數頁餘竊爲之仿補以便觀覽

一謝山原底未全有采錄文集粹語而其傳已佚者有事載史策未及作傳而僅舉其名者有再傳三傳之門人有傳而其

師反無傳者有著稱于別學案而本卷反失其傳者凡可攷見謹爲參補惟于各條下注明參某書以別之

一謝山著述之功莫精于七校水經注莫專于修補宋元學案董小鈍明府謂七校水經注之未就者可取鮚埼亭集水經題跋整理之而宋元學案不無殘缺失次自當就鮚埼亭內外集諸作之有關學案者分附其中亦以全氏著書語相通貫自可參攷而見爾

一是書修補謝山兼爲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畧而是書列傳特加精詳語多本之永樂大典其中經濟著述閒或采入蓋聖門列四科意也觀者勿以無關學案少之

一宋元學案之末謝山特立新學蜀學屛山諸畧以著雜學之

紛歧大都重闢禪學終之以三畧具有深意至若元祐慶元黨案爲兩宋道學興廢所關謝山序錄謂以道命錄爲底本仿春秋大事表以書之特其稾無存今本其說而爲之編補賢否具見灼然千古亦觀學案者所不可廢

一梨洲原本有待于謝山之修補卽謝山逐時修補亦未始不望後來之廣爲蒐輯也故有謝山之所遺而顯有可據者別爲補遺以俟續刊

一校刊是書頗費心力其閒頭緒紛繁訛舛迭出有非一二人所能周至者稾錄諸本蓋董逸莊岡范小鄦邦魯馮雲坡章之力爲多而盧卓人茂才杰盛醒樓都講炳相與讐對兼事紬閱至所參諸傳則張鐵峯孝廉恕分任之有所資益是皆

宜書

宋元學案總目

卷二十九

震澤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三十

劉李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一

呂范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二

周許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三

王張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三十四

武夷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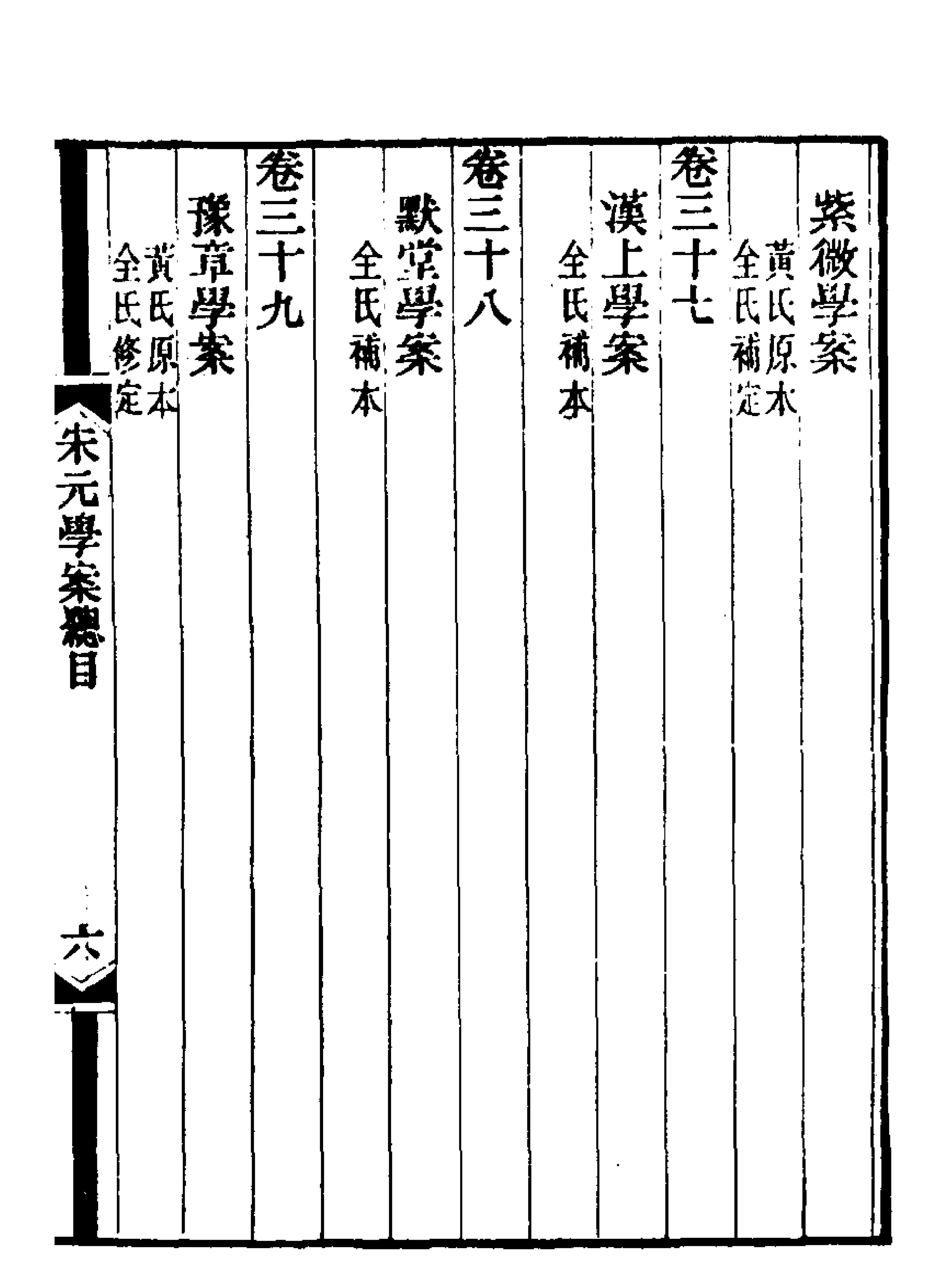
黃氏原本
全氏修定

卷三十五

陳鄒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三十六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七
槐堂諸儒學案
黃氏原本
全氏補定

卷七十八
張祝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七十八
耶劉諸儒學案
全氏補本

卷八十

全氏補本

卷九十九

蘇氏蜀學畧

全氏補本

卷一百

屏山鳴道集說畧

全氏補本

右宋元學案一百卷吾鄞全謝山吉士因姚江黃氏本而修補之者也其詳具見慈水馮君玉橋所與同輯攷畧蓋黃氏原本創于梨洲纂于其子主一謝山修補之其稾輾轉歸于及門月船盧氏別見數帙于同門樗庵蔣氏而梨

洲後人又有八十六卷校補之本要之棃洲謝山皆爲未成之書黃氏補本則雖成而猶未成也比歲壬辰何大司空仙槎師校試吾郡首進梓材而問及是書梓材對以明儒學案見有數刻宋元諸儒學案則未之見也退而徧訪始知是書原委其明年陳少宗伯頎士師代督學事又以是書命題俾爲之攷焉君五橋同在試院互言其詳旣而同出頎士師之門頎士師已獲黃氏補本思得謝山修補原稾參校之月船之孫卓人茂才又深護之不肯出而頎士師亦遂謝世嗚呼兩美之合其難也如是自是厥後賢士大夫涖吾郡者每訪求是書而卓人茂才亦慮是書藏稾之終歸散佚也焉君五橋慨然以剞劂自任而梓材適

有晉都之役勉爲留行出其藏稾與馮君散者整之雜者釐之兼以黃氏補本參互考訂蓋自孟春至季夏而謝山百卷之書凡六閱月而始克成編惜乎顧士師之不克見其成也行將教習北學敬奉是書晉謁仙槎師而鑒䂓之必有以教其不及益以見藹然垂問之非偶然矣道光十七年丁酉六月望日甬上後學王梓材謹識

宋元儒之有學案也姚江黃梨洲先生旣輯明儒學案因溯宋元諸儒而爲之述其學派也顧梨洲僅舉大要至其子主一耒史先生始編緝之其稾嘗歸吾邑南谿鄭氏而旋失梨洲之孫證孫復得之淮陰楊氏厥後吾郡謝山全先生續修之以補黃氏所未及攷其年譜蓋自乾隆丙寅

以至甲戌之春幾無歲不修學案明年乙亥遂卒而其稿次序目草創甫定修補之稾遞歸及門盧月船氏月船剏思完稿旣任平陽學博歸郎取稾本手鈔之以冀成編且與梨洲元孫稚圭號大俞者往還商榷未卒業而月船以乙巳卒距謝山之殁蓋已三十一年其原稾與鈔本庋藏于家世守之迄今又五十餘年始出諸其孫卓人而盡錄之蓋謝山手稾字迹致密其未爲月船所鈔者猶三百餘頁月船同門蔣樗庵氏亦有學案殘本多與盧氏複其不複者今亦間入卷中第黃氏原稾不言卷數謝山修定序錄列爲百卷而蔣氏藏稾帙尾乃有六十卷之目黃氏大俞及其子平𦂳別見校稿本分卷八十有六案其跋語蓋

嘗見盧氏藏本者特大兪平𪓰所補原本有盧氏藏之而黃氏遺之者亦有謝山修補之本黃氏補本有之而盧氏藏本無之者互見雜出端宜歸一是用不揣固陋與同志王君臒軒悉心參校彙爲一編適如序錄百卷以付剞劂經始于丁酉之春告竣于戊戌之夏海內君子得有所藉以資觀覽庶梨洲未史謝山諸先生拳拳示學之意不至湮沒云道光戊戌歲七月既望慈谿後學馮雲濠謹識

戊戌之夏是書百卷刻竣于谿上版中譌脫㣲已攷訂是年冬梓材以內艱歸自京師五橋同年屬再爲校正因相與講習舊業隨輒補遺亦至百卷而是刻版本之宜整次者又復屢見疊出遂于初刷本逐一標識以備修改辛丑

二月梓材服闋北上亦照寫一本幷擕補遺稾本而行時海氛不靖未克命工修理版藏五橋家既愼且固而是刻之不卽印刷行世者亦以昭愼重也未幾夷匪深入吾郡延及慈水壬寅二月初旬五橋居室被燒是版亦燬幸而梓材行篋所留一部巋然尙在五橋復思重刻致屬梓材勿輕易借其志甚決而道州何子貞編修與日下諸君子亦謀刻于都中以公諸宇內梓材因以學事之餘重爲校訂其有明爲正編之遺漏與補編之必當歸入而前此攷訂時所未見及者皆爲錄入又其學派初未審定者亦多爲更正蓋自壬寅之秋以至甲辰之冬再期而畢事始克重付剞劂焉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春二月初吉後學王梓

材更名蓬材重識于都門宣南坊香爐營頭條衕衕之寓齋

宋元學案卷首

鄞縣全祖望定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宋元儒學案序錄

梓材謹案學案序錄刊本得之慈谿鄭氏二老閣亥檢盧氏所藏原底閒有異同詳畧特與馮君雲濠附識于各條之後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

述安定學案第一卷

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爲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卷第二

晦翁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兗公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卷第三

楊文靖公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秖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兗公之沖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

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第四卷

梓材謹案高平行輩不後于安定泰山而廬陵亦當時斯道之疏附也謝山以梨洲編次學案託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遠有端緒故以高平廬陵次之

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第五卷

慶曆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實開

范正獻公之先尊路藍縷用啟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第六卷雲濠謹案序錄底本古靈一輩句下有江楚則有李覯六字而定本無之者蓋以盱江學派併入高平故也

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今本補入康節非朱子原本也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尙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第七第八卷

康節之學別爲一家或謂皇極經世衹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第九第十卷

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游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于濂溪是

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考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第十一卷十二卷

梓材謹案涑水與二程同行輩百源在程氏父子之閒若濂溪則二程父執也視安定稍後而與高平爲講友宜在高平廬陵之次而謝山序錄與二程相比反在馬邵後者殆以序論爲次不盡拘其先後輩爾

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于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學案第十三卷十四卷

雲濠謹案底本然哉句上有伊川則先儒謂其近于曾子十一字

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蕺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第十五卷十六卷

雲濠謹案底本是條作祖望謹案伊川于六先生爲晚出亦最後死不特明道弟子大半成就于伊川之手即橫渠康節之徒亦多歸之者其功大矣與此異

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間有未當者棃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第十七卷十八卷

梓材謹案朱子有司馬邵張之稱橫渠當次于馬邵之後且爲二程表叔亦宜在二程之前謝山亦以序論次之

慶歷以後尚有諸魁儒焉于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于學術有

功者范蜀公呂申公韓持國一輩也呂汲公王彥霖又一輩也豐相之李君行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第十九卷雲濠謹案底本是條中數語作范蜀公呂申公之于涑水韓持國王彥霖之于明道呂汲公之于橫渠皆有切磋之功以至李公擇李君行之徒皆學者也

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晁景迂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畧可攷見矣述元城學案第二十卷

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謂伊洛淵源錄旣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答范益謙曰向所聞于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

述華陽學案第二十一卷

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第二十二卷

滎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于安定學于泰山學于康節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申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滎陽之可以爲後世師者終得力于儒述滎陽學案第二十三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無然字以下作然其晚年之差亦有甚于諸公者東發言之詳矣

梓材謹案滎陽之于小程子在師友之間故宜在程門諸子之前猶西山蔡氏之先于朱門也

洛學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謂其英特過于楊游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葱嶺處決裂亦過于楊游或曰是江民表之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第二十四卷

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五峯紫微皆曾學于龜山之門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于上蔡述龜山學案第二十五卷

廌山游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峯有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子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廌山學案第二十六卷

和靖尹肅公于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束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

案第二十七卷

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艮齊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第二十八卷

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敎荆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又最稱之子讀信伯集頗啟象山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子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第二十九卷

梓材謹案震澤以楊門而入程門故次于程門諸子專學案之末

程子弟子最著者劉李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伸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述劉李諸儒學案第三十卷

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爲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雄种師道于胡文定公語錄得潘拯于樓宣獻公集得李復于童蒙訓得田腴于閻書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得薛昌朝稍爲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第三十一卷

世知元祐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攷所謂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老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輩七人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與止齋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未成之書今合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而林竹軒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啟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第三十二卷

梓材謹案呂范諸儒兼承張程之學而周許諸儒有以橫渠再傳而及程門者故又次之

百源弟子承衍授者曰王豫曰張崏皆早死故不傳伯溫雖授辟咡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予又爲旁搜得楊周

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第三十三卷

雲濠謹案底本是條末云且趙豐公從子文遊卒能成中興呂明正學之功則源流有不可沒者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為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朱呂皆嘗從籍溪述武夷學案第三十四卷

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鄒道鄉也唐充之關止叔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徒最盛建炎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第三十五卷

大東萊先生為滎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後諸

名宿如元城龜山廌山了翁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第三十六卷

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最著三易象數之說未嘗見于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長以洛學見用于中興漢上實連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第三十七卷

梓材謹案全氏原底無漢上學案序錄

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以愛壻爲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于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于此也所以不得不瑜正統于豫章述默堂學案第三十八卷

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間一傳爲延平則邃矣再傳爲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爲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師也述豫章學案第三十九卷

梓材謹案默堂豫章並及伊川之門與震澤同第震澤先事龜山而卒業于伊川默堂豫章則及事伊川而卒業于龜山故列于此

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畧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第四十卷

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皭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第四十一卷

紹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第四十二卷

白水籍溪屏山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畧同然似皆不能不雜于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閩中又有支離先生陸祐者亦于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第四十三卷

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遊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嘗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

未必然也陳公艮翰許公熤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第四十四卷

雲濠謹案底本豐公所得淺四句作二公所得並疏雖不足以望元祐之馬呂而尹胡朱范之得以同升者則其功也

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三顧則嘗學于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猶者邪述范許諸儒學案第四十五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范許諸儒學案序錄

玉山汪文定公少受知于喻石其本師爲横浦又嘗從紫微然横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第四十六卷

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隱君陸氏獨能傳之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述艾軒學案第四十七卷

雲濠謹案底本槐堂之三陸作二陸

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第四十八卷四十九卷

梓材謹案自揚而羅而李而朱僅得三傳其云四傳者統言之也

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于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第五十卷

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幷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第五十一卷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

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艮齋學案第五十二卷

梓材謹案艮齋爲伊川再傳弟子其行輩不後于朱張而次于朱張呂之後者蓋永嘉之學別起一端爾

永嘉諸子皆在艮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艮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第五十三卷

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殁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述水心學案第五十四卷五十五卷

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第五十六卷

梓材謹案永嘉之學以鄭景望爲大宗止齋水心皆鄭氏門人鄭本私淑周浮沚以追程氏者也而龍川亦嘗及鄭門宜次陳葉之後

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復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攷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第五十七卷

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

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第五十八卷

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第五十九卷

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第六十卷

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

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第六十一卷

西山蔡文節公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第六十二卷

嘉定而後足以光其師傳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其人與玉峯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第六十三卷

慶源輔氏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見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第六十四卷

雲濠謹案是條序錄底本云勉齋之外慶源輔氏其庶幾乎故再傳而得黃東發韓恂齋有以緜其緒焉

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與潛室始文修之書不可攷

木鍾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祧艮齋一派矣述木鍾學案第六十五卷

南湖杜氏兄弟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爲嘉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于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蕢𡨚荆溪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第六十六卷

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第六十七卷

雲濠謹案底本作文正之象數則西山之嫡傳也

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爲晚出其衞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第六十八卷

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張元德廖槎溪李果齋皆宿老也

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言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第六十九卷七十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附青雲句下云續伊洛淵源錄者牽合諸儒門下盡歸之朱子可爲軒渠今皆釐而正之

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然如彭忠肅公之節概吳文定公之勛名二游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實齋誰謂張氏之後弱于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第七十一卷

雲濠謹案底本胡盤谷上有項平甫三字

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于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第七十二卷

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攷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第七十三卷

雲濠謹案底本有云宋之公相家講學以永其世者莫如呂氏

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第七十四卷

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

繩矩來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第七十五卷

雲濠謹案是條底本有再傳而有蒙齋六字

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喑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第七十六卷

梓材謹案四先生定川最先卒後八年而廣平卒又二十五年而絜齋卒又二年而慈湖卒其生年則定川僅長慈湖二年謂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尙未的實其先舒後沈者以楊袁舒皆象山門人以類相比非有軒輊也

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西江反不逮如曾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尙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第七十七卷

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

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雖重之其後如祝子陘又稍不同至于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于希夷其後卒流而爲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第七十八卷

梓材謹案張觀物亦譙天授之徒且與玉山同時則是卷當在趙張玉山之間

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邱忠定公劉文節公樓宣獻公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尤醇述邱劉諸儒學案第七十九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張祝諸儒邱劉諸儒二學案序錄

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蜀公不敢

軒輊梨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第八十卷

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于朱學最尊信而不滿于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眞氏學案第八十一卷

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絕似和靖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爲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第八十二卷

雙峰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說者謂雙峰晚年多不同于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峰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峰學案第八十三卷

鄱陽湯氏三先生導源于南溪傳宗于西山而晦靜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晦靜又傳之徑畈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方回以爲東澗晚年始宗陸誤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第八十四卷

梓材謹案是卷序錄原底所無而二老閣刊本有之但其作息庵晦靜存齋學案息庵與存齋互譌今特爲正之而具其辯說于本卷

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之父亦師史獨善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以接朱氏從樓迂齋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第八十五卷

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于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以後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第八十六卷

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蕩晏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者述靜清學案第八十七卷

巽齋之宗晦翁不知所自攷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巽齋其後人耶其遺書宗旨不可攷見然巽齋之門有文山徑畈之門有疊山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于國矣述巽

齋學案第八十八卷

雲濠謹案是錄底本云講學至殘宋朱陸兩家其流弊皆甚矣所謂愈失其眞者也歐陽巽齋之爲朱學不知所出而所得甚醇其弟子之最著者曰文山徐徑畈之爲陸學不知所出而其節甚高其弟子之最著者曰疊山兩家其有光于先師者乎世多推巽齋而詆徑畈予特合之述歐徐二先生學案及定刊本專爲巽齋學案盡徑畈疊山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中矣

梓材謹案巽齋與江古心同時蓋亦晦翁再傳也當次于介軒而前于三暘

勉齋之傳尚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一派也鄱陽之學始于程蒙齋董盤澗王掛齋而多卒業于董氏然自許山屋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第八十九卷

梓材謹案介軒爲晦翁再傳與雙峯同爲勉齋之傳當次于雙峯

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

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第九十卷

雲濠謹案底本于魯齋云當元之時至與二程橫渠南軒並加公爵從祀廟庭則似少過焉

靜修先生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蕺山先生嘗曰靜修頗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第九十一卷

草廬出于雙峰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常築道一書院思和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第九十二卷

徑畈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浙東有寶峰述靜明寶峰學案第九十三卷

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第九十四卷

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尙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同榘庵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第九十五卷

梓材謹案原底無蕭同學案所錄又案勤齋榘庵與許魯齋同行輩而殿于有元諸儒者以所附諸儒不一故統載于此耳

元祐之學二蔡二惇禁之中興而豐國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陳賈忌晦翁又啓之而一變爲慶元之錮錮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之而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矣其事蹟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大略川道命錄爲底本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詆訾諸儒者皆附之第九十六卷九十七卷

梓材謹案自元祐慶元蕪案以下原底並失序錄茲所錄者鄭氏刊本也

荊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荊公新學及蜀學略第九十八卷九十九卷

關洛陷于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嘆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異端敢爲無忌憚之言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爲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唾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第一百卷

宋元學案卷首終

安定學案表

胡瑗 高平講友

-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 范純祐
- 范純仁 並見高平學案
- 徐積
  - 江端禮
  - 馬存
-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 呂希純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 錢公輔
- 孫覺
  - 邢居實
  - 李昭玘
- 附弟覽

傅楫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滕元發

顧臨

汪澥別見荆公新學畧

徐中行

子庭筠

曾孫日升

鄭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子庭槐

子庭鬫

劉彝

子淮夫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鄒嫈

鄒棐

弟括

錢藻

苗授

歐陽發 別見廬陵學案

朱臨 — 子服

翁仲通 — 子彥約
子彥深
子彥國

杜汝霖 — 孫陵 — 曾孫旟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曾孫旃
曾孫斿 別見

滄洲諸儒學案

曾孫旞

曾孫檜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莫君陳——子砥——孫伯虛

張堅

祝常

管師復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管師常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盧秉

林晟——子玉勝——孫俊民

孫 朝价

子 用

游烈

徐唐 附師吳杲

饒子儀 別見泰山學案

陳舜俞

周穎

翁升

江致一

陳敏

盛僑

倪天隱——彭汝礪

史孜

張巨別見廬陵學案

田道古——呂好問
　　　　呂切問並見滎陽學案

潘及甫

莫表深

陳高

陳貽範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安燾

朱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

趙君錫 別見高平學案

節孝同調

私淑羅適

附師朱絳

吳儆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以下安定續傳

汪深 別見象山學案

孫復 別爲泰山學案

石介 別見泰山學案

阮逸

並安定學侶

陳襄 別爲古靈四先生學案

楊適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並安定同調

宋元學案卷一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安定學案

祖望謹案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梓材案全氏序錄本爲卷首可以見全書之脈絡茲復分列各學案之端俾學者得見每卷要領猶周易序卦傳本十翼之一後之說易者往往分列各卦也

高平講友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許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以經術教授吳中范文正愛而敬之聘爲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文正薦先生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歷保寧節度推官滕宗諒知湖州聘爲教授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其

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慶歷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于太學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阮逸同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與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句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廣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爲榮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賻其家所著有易書中庸義

景祐樂議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安定易傳十卷又案四庫書目宋錄周易口義十二卷洪範口義二卷餘書佚

學者稱爲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稱爲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

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之學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帝悅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百家謹案先生在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得伊川作大奇之卽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伊川之敬禮先生亦至于濂溪雖嘗從學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稱也又嘗語人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一望可知又嘗言安定先生之門人

往往知稽古愛民矣于從政乎何有

論語說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如己者處也無友不如己者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子路唯恐有聞

命者稟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于天者順之愚魯辟喭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愚魯辟喭

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爲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爲己任臧文仲竊位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于人而後爲孔子（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慈溪黃氏曰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妄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而自絕于不可學故又爲之說如此

冉求有爲政之才故曰可使爲宰及其聚斂不合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于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稱冉求可使爲宰又鄙爲小子）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孔子見互鄉童子）

春秋說

不書王師敗績于鄭王者無敵于天下書戰則王者可敵書敗則諸侯得禦故言伐而不言敗茅戎書敗者王師非王親兵致討取敗而書之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季當立歸者善辭也時多弒奪明季無惡字者諸侯之弟例書字 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于蔡

諸侯伐衛以納朔天子不先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天子威命盡矣先師謂猶愈乎不救書王人子突之救以王法尙行于此也勢既已去烏能必勝哉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八月弒君十月出奔臣子不討賊可知 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婦人從夫者也公親迎于齊夫人不從公而至失婦道也大夫

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宗婦也覿者見夫人也用幣者爲贄不過榛栗棗脩今婦人而用男子之贄莊公以誇侈失禮也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

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襄三十年宋伯姬卒

生則書王明貸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未成天子之至尊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

附錄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隨任生于泰州寧海鄉先生故址也人稱之爲安定先生溯其源也

先生在太學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置執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遊日升堂講易音

韻高朗旨意明白衆皆大服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肯善堂合雅樂歌詩至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于外

先生嘗召對例須就閤門習儀先生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閤門奏上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皆合古禮

先生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亦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或即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

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

梓材謹案此下有番禺大商子一條移爲其人立傳于後

徐積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先生厲聲云頭容直積猛然自省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

神宗題贊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諸峰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于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翕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萬言而納忠經義治事以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朕躬敦尚本實還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顒蒙載贍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範爲後世之欽崇

其孫滌曰先祖治家甚嚴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

朔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陳右司曰胡先生在邇英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補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故序首稱先生曰補

又曰漸卦鴻漸于陸先生有取于范諤昌易證墜簡之說補

又曰程正叔解頗與翼之相類補

薛艮齋與朱晦翁書曰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于章句誦說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眞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嚮讀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

使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耶昧者盍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耳餘子類能有立于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餘緒耳成人成己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策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辯而章矣

梓材謹案此條自棃洲原本所錄艮齋浪語集移入

陳直齋曰王晦叔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要之三家于

象數埽除畧盡非特如所云互體也補

黃東發曰先生明體用之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難如此

百家謹案先生之學實與孫明復開伊洛之先且同學始終友善其云先生在太學與明復避不相見此邵氏後錄之謬正與主癰疽寺人之談同也

安定學侶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別爲泰山學案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別見泰山學案

屯田阮先生逸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進士官太常丞皇祐中與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著有易筌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先生與安定同典樂事相與論樂以爲安定學侶可也徐姚翁氏注深寧困學紀聞云安定先生門人未知所本

安定同調

忠文陳古靈先生襄別爲古靈四先生學案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安定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主簿范天成先生純祐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並見高平學案

節孝徐仲車先生積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三歲而孤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從安定學惡衣服不恥應舉入都載母以從比登第同年共致百金爲壽卻之神宗朝數召對以耳疾不能至元祐年除揚州司戶參軍母歿廬墓三年雪夜伏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廷臣薦其孝廉爲楚州教授徽宗初改宣德郎年七十六（梓材案原本此下有東坡志林一段今以其不類傳文移爲附錄于後）政和六年賜謚節孝有文集三十一卷（雲濠案先生別有節孝語錄宋入四庫）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制以矯飾

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于理合于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旣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爲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爲桮棬之類也何異于告子哉弗思而已矣余以爲禮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爲哉余以爲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唯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可以見之明不離目

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爾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于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辨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百家謹案正唯耳目之有聰明故聖人因明織以規矩以爲方員平直因聰織以六律以正五音而有視聽之學正惟性之善聖人制爲禮義法度而有復性之學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

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然此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于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僞也

辯曰夫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于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于其性也何反于性而悖于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爲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百家謹案飽煖安逸固人性情然已既飽煖安逸而見父

兄之飢勞試問此時之爲子弟者亦不知其心能安否夫欲飽煖安逸人之情也其不安于父兄飢勞之心性之善也讓代其父兄順乎性之善也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于聖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于陶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僞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辯曰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僞與作僞之僞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僞則何事而不言僞言性惡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僞名則是欲貴之而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

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僞

百家謹案荀子固不識性實由乎不識禮義也夫性卽土也而禮義非瓦也性卽木也而禮義非器也況性不可以土木喩哉夫性果何物也卽此心之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仁義禮智之理也而此心不能不應萬事于是聖人取此心恭敬之性而爲經曲之禮羞惡之性而爲咸宜之義是禮與義卽性也云順其性而爲禮義者幷多此順與爲字至若土與木曷嘗有瓦與器來而以之相擬乎由先生之辯不足以折荀子也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于外用此

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爲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爲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于中而必求于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不求于外邪故人之欲爲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爲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後爲善哉性惡而爲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爲善如水之流而就溼也火之始燃而燥也豈不順也

百家謹案天下未有無其物而可强爲者卽如荀子言合土生瓦斲木生器亦必有是土木而後可生瓦器豈無是

土木而陶人工人强生瓦器乎且荀子云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不知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卽此有欲爲之心已足驗人心之善矣先生云何不顧孟子之意似

迂彼旣主張性惡豈顧孟子哉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爲天下也不然何以爲天下聖王之興豈爲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

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桀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爲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于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于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于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祿盈而忠衰于君則是爵祿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學荀子者以吾言爲何如

百家謐案荀子之學與告子極相似而有辨附入合土以生瓦工人斲木以生器此杞柳桮棬之說也禮義爲僞此義外之說也以性爲惡即食色爲性生之謂性也但告子之以杞柳喻性桮棬喻義者以爲人生所有之本質惟此知覺而知覺無禮義也欲得理于我必須向天地萬物上求之使與我之知覺合而爲一而後爲作聖之功而不知此知覺之遂感而通不失其宜者即禮義也然告子之東流西流亦只言性無善惡須復求理于外而荀子則直以人欲橫流者爲性竟云性惡反禮義爲矯性之僞物矣嗟乎性道難言也孔子明言求諸己孟子明言性善萬物皆備程子明言性即理也朱子明言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

萬事彼告子荀子以禮義爲外人皆知爲異端猶可言也
欲明爲儒者不識吾性之即爲禮義猖猖焉欲以沿門乞
火爲祕旨凡有反求諸己者即便妄詆之爲禪不可言也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于外而欲攻于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于其閒也養之而弗充則性之弗固也況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鮮矣于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汨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于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苟無外物之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稿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苗者必去其害苗者

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爲君子卒而爲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善習者雖瞽鯀爲父亦舍父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語錄

先生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不若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石徂徠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奸必欲和莫

若分過而不掠美

欲求聖人之道必于其變所謂變者何也蓋盡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故必觀于變蓋變則縱橫反覆不主故常而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權孟子惡其執一也

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必分二南爲國風而雅有大小又有頌也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王之化正于閨房衽席之閒以至乎人化之蓋風爲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

畏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

所不言以其無責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也

楊子稱孟子之不動心曰貧賤富貴不能動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長往之士豈不能以貧賤富貴不動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豈非所以死生不動其心也如此則孟子之不動心乃常人爾蓋孟子充養之至萬物皆備于我而萬變悉昭于胸中故雖以齊國卿相之重位亦不動心思之經營而可治以其養之至也

志氣之帥氣體之充此言精微學者宜思之蓋以謂志則在心而心爲有知有知則所好亦有節而所惡不過分縱過而踰節亦知自反也若氣則冥然無知特可以充養四體縱之而不已

則喜怒爲氣之所使必至于過分踰節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則學而能正能誠所以志能帥氣而喜怒不過唯小人爲氣所鼓方其喜怒之際不知形色之變至于不聞人之聲音不覺己之忤物或至于殺人殺身者皆爲氣之所使而不能帥氣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者可不知此乎

百家謹案志與氣原非二物志即氣之精明者是也持志無暴並無兩樣工夫故孟子止言養氣而持志在其中矣先遺獻曰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捉摸虛空矣所以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

安定說中庸始于情性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正與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

見乎辭豈得爲情之不正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豈爲不正之欲乎故以凡言情爲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强哉矯蓋矯者强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矯而爲正豈不强乎

百家謹案離情無所爲性但觀此情恰好不恰好耳存諸中而自然發諸外而中節氣血卽是義理子劉子所謂中和皆是性也若無主宰中存肆欲妄行則小人之無忌憚矣凡人生有情情之正者卽性也性從情中看出彼釋氏之情不附物是無情也非聖人之道也先生言聖人非無情甚是但解强哉矯謂矯性之曲而正之則非夫所謂强哉矯者乃矯乎流俗也若性之生也直奚待矯哉先生蓋

茍恐未免仍蹈乎茍之說也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入極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徑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擇而行之

訓學者文

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附錄

先生三歲而孤晨昏徧匐牀下求其父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

𣛚流涕不能止是時太夫人擕于陝右外家事毋篤孝一日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毋而不具公裳者乎遂襄幞頭服公裳晨省其毋外氏諸婦大笑之先生彌恪久而亦不復笑也先生嘗曰吾之持敬自此始也又一日爲毋置膳先過一賣肉家將買之遂向市中買他物而歸遂有便道稍近且亦有賣肉家將買之因自念吾已有所許而忽他之將無欺其初心乎卒迂道就故所賣肉家先生嘗曰吾之行信自此始也

既冠徒步從安定先生學安定門下踰千人以別室處之遣婢視飲食澣濯盛寒惟衲裘以米投漿饔日中數塊而已安定使其徒餽之食不受將還受一飯而行曰先生之命不可終違嘗

曰吾于安定之門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違也

二叔父議析居先生涕泣止之不可于是請其叔父取所欲餘書十篋敝屋數間而已其叔没家替先生事叔母如母送死無不備事母謹嚴非有大故不去側日具太夫人所嗜皆手自調味爲兒嬉或謳歌以悅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奉養充美無須臾不快也

太夫人之喪廬墓三年雪夜號伏呼問太夫人寒否如平生因委頓僵仆手足皆裂不顧也翰林呂溱嘗造墓知狀垂涕曰想見鬼神幽明不隔鄉里瞻仰先生如神有爭訟必就決不復造有司每歲甘露降于墳域必逾月墓左有杏兩枝連合至孝感應如此

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以與人或問之曰吾不忍其母子相離也

雲波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崇敎孝女事見徐節孝集亦見呂紫鄉叔夏集莊綽雞肋編宋之確是淮陰節婦

東坡志林曰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呂紫微童蒙訓曰徐仲車教門人多于空中書一正字且云于安定處得此一字用不盡補

汪玉山書節孝行狀後曰節孝先生嘗語東坡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

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魯直曰爲政處不厭熟則寡過睦寮友則事舉魯直謝曰立參于前坐倚于衡何日忘之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媿徐仲車之徒以之補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待制呂先生希純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諫院錢先生公輔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少從學于安定中進士甲科歷知制誥英宗立陳治平十議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

久擢副樞密先生謂其望淺不草制謫滁州團練使起知廣德

軍神宗立歷知諫院宰相富鄭公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

君輩同心以濟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從所爲非公輔

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既得志主辟向更鹽法出

滕甫于鄭州先生數于帝前言向當黜甫不當去拂安石意罷

諫職出知江寧府帝欲召還安石沮之徙揚州以病乞祠改提

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 附弟覽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安定遊安定之門弟子數千別其

老成者爲經社先生年最少儼居其間衆皆推服登進士第調

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先生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

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于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先生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善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先生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于小功近利則王道可成矣帝語以欲用陳升之而罷邵亢先生即奏如所言帝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先生逆章丐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修起居注審官院王安石早與先生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新法助而先生與異議安石怒因遣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病先生疏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寢罷反覆出知廣德軍歷知蘇州徙福州連徙亳揚徐州知應天府入爲

太常少卿祕書少監哲宗立累遷御史中丞龍圖閣學士年六十三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初復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秋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孫莘老易傳弟覺字傅師亦歷官龍學知太原城葭蘆策勳加樞密直學士忤時相遭貶

百家謹案先生之春秋經解多主穀梁之說而參以左氏公羊及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者則補以所聞于安定及己之獨悟晁公武稱其議論最精誠哉斯言初王介甫頗與先生交好三經義外原欲解春秋以行天下見先生之解其心知不復能勝遂舉聖經而廢之且詆爲斷爛朝報其始由于忮刻而終之以無忌憚先生既與介甫異議遲遭貶斥不以介意介甫退居鍾山先生遠訪道舊迨其

死又誅之嗟乎學問之德量不同如此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稾本于古靈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是先生又在陳氏之門

附錄

游定夫曰莘老少而好易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于易而後行

章敏滕先生元發

滕元發字達道初名甫東陽人也范文正公之甥從安定學安定門人以千計先生之文常爲首以進士第三授評事通判湖州孫沔方守杭一見奇之曰名臣也他日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累遷戶部判官英宗召對書其姓名于禁中而未及用也神宗卽位方求非常之士而進之先生入見姿度雄爽問

天下所以治亂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耳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進知制誥累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先生性疏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亦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以問先生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先生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行新法恐先生撓之而帝信之乃阻之且造謗焉帝雖眷先生然竟以是出知鄆州徙齊州再徙鄧州帝眷尚未衰先生之妻黨有犯大不道者小人遂乘之下石竟欲殺之帝知其無罪但落職貶筠州相傳尚有後命先

生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焉乃上書自訟曰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帝覽之釋然詔知湖州先生去國既久而乃心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詔求直言先生疏曰但取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恐罷民氣和天意解矣哲宗立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論者以為果賢將也晉龍圖閣學士右光祿大夫卒謚章敏安定先生之亡公與胡倅以賻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修

學士顧先生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學于安定通經學長于訓詁皇祐中衆說書科為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先生喜論

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忤執政罷歸改同判武學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學士蘇文忠軾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外豈其無人在朝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先生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先生奪職知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司成汪先生澥 別見荊公新學略

隱君徐八行先生中行

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常遊京師范忠宣公賢之薦于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因福唐劉執中得執經于安定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其爲教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譓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忠肅瓘謫台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

名稱爲八行先生

知州劉先生彝

劉彝字執中閩縣人從安定學安定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力居多焉第進士爲邵武尉調高郵簿移朐山令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非便罷神宗擇水官除都水丞爲兩浙轉運判官知虔州著正俗方訓斥尙鬼之俗易巫爲醫加直史館代沈起知桂州時王安石用事求邊功起以平蠻自任不聽交人互市交人疑懼先生代起値交阯率衆內犯連陷欽廉邕數州貶爲民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道卒著有七經中義洪範解古禮經傳續通解明善居易二集子淮夫累官朝散大夫以孝弟稱有賢行

祖望謹案東萊先生有云執中始抗荆公旣而爲之用宋
史遂與沈起沈括同傳是其晚節爲可惜也

學士錢先生藻

錢藻字醇老吳越王元瓘之子儼入朝爲昭化節度守和州生
昭慈昭慈生順之先生其子也雲濠案先生家蘇州舉說書進士又舉賢
良方正英宗時爲祕閣校理三上書請慈聖光獻太后歸政天
子熙寧中累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以慈恕簡靜爲本不求
智名以希世寵遷翰林侍讀學士元豐五年卒先生刻勵爲學
于書無不究極其見于文詞閎放雋偉名動一時爲人淸謹寡
過拘守繩墨立朝無矯亢亦不苟同處勢利澹如也神宗嘗問
安定之學於門人于劉彝首稱先生之淵篤神宗素知其賢且

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莊敏苗先生授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父京嘗守麟州以抗趙元昊先生少受學于安定以父任爲三班奉職後從王韶取鎮洮累立戰功官果州團練使遷至容州觀察使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威武軍留後元祐初拜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康知潞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莊敏先生平居恂恂遇事則持議不苟合云參史傳

大理歐陽先生發別見廬陵學案

著作朱先生臨附子服

朱臨字正夫浦江人其先家吳興先生從安定授春秋安定著

春秋辯要惟先生所得爲精晚年好唐陸淳之學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申公薦入官歷光祿寺丞乞歸以著作佐郎致仕守臣徐仲謀築亭列詔書褒語以表揚之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子服字行中熙寧進士元豐中爲御史章惇欲見而用之不可尋劾之紹聖初累官禮部侍郎知廬州以與東坡善被謫安置興國 修

開府翁先生仲通

翁仲通字濟可崇安人幼時賦竹杖詩先輩劉滋深奬之後師安定長于春秋舉進士調山陰尉遷武平令僉書興化軍復令黄巖所至興築陂湖捕逐盜賊武平陋不知學先生建學教之在黄巖聽民輸錢代米民免流殍以親不逮養致仕累贈銀青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彥約彥深彥國

杜蘭陵先生汝霖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受業安定之門六經皆通尤邃于易學者宗師之李公擇常敬仰稱道不置至曾孫旗字伯高兄弟皆世家善古文

進士莫先生君陳 附子砥

莫君陳字和中歸安人少從安定學篤志力行不樂仕第嘉祐進士不赴調熙寧中新置大法科先生中首選甚爲荆公所器重御家嚴整無大小對之如神明子砥知丞嘉惠愛及民民立祠祀之孫伯虛知常州 修

庶官張八行先生堅

張堅字適道諸暨人家貧篤學力以聖賢自任聞安定教授蘇湖負笈徒步往從之旦夕研味至忘寢食不期年盡得六經之奧辭歸鄉里開門授徒從遊者甚衆每語諸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自信得過則精一之傳在我後以八行舉得官尋改京秩貧不能自給嘯吟自若當時稱爲醇儒

殿丞祝先生常

祝常字履中常山人從安定學操履端毅未嘗以辭色借人登進士第王安石深器之時有詔解三經義先生屢出正義反覆辯難之遂忤安石出令平陽終殿中丞著有遂山類苑元浩正謨諸論及清高集

隱君管臥雲先生師復

助教管先生師常並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龍學盧先生秉

盧秉字仲甫德清人光祿卿革之子未冠有俊譽嘗謁蔣希魯堂坐池亭希魯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先生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希魯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累遷制置發運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知渭州擊夏del有功遷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荊南劉元城論之降待制提舉洞霄宫卒著有文集參史傳

文學林先生晟附子玉勝用孫俊民朝价

林晟字美中福清人倜口世孫弱冠有文名從遊安定之門元

祐選文學假官副館閣校對御前書籍先生與爲子玉勝尚幼
問難亹亹能助先生校勘事館中目爲濟南生文子用以薦假
承事郎甫銓注蔡攸提舉祕書省薦以校勘力辭攸託其戚龍
圖許份訪之乃佯狂歸隱于嚴山與諸子講學論道所著有經
濟要覽玉勝二子俊民朝价俱以明經聞人稱林氏之世學

職方游先生烈

游烈字晉老邵武人素以孝節稱從安定學官至職方員外郎
邵人之經學實先生始之

徵君徐先生唐 附師吳果

徐唐字守忠寧化人未冠受春秋于鄉先生吳果不兩月誦析
如流縣令奇之俾受業于盱江李覯盱江曰胡先生講春秋于

上庠子益造焉于是負笈京師質疑問難旁洽羣經諸子屈服遂見知于歐陽文忠薦之神宗召見講易嘉祐三年卒母喪廬墓不出

饒淩雲先生子儀 別見泰山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嘉興人 雲濠案先生世居烏程 强記博學從安定遊舉進士嘉祐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會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在貶所日與太傅劉凝之 梓材案劉凝之爲潁上令棄官此稱太傅未詳 跨雙犢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鄉人名其所居曰白牛鎮青風里詩畫皆傳于世 雲濠案先生少學于安定長師歐陽文忠而友司馬溫公著有廬山記□卷都官集三十卷今存永樂大典本十四卷

校書周正介先生穎

周穎字伯堅江山人從學安定以行義稱與趙清獻抃交清獻爲諫官先生移書曰當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無以難行事強人主無以私喜怒壞賢士大夫清獻以書進神宗喜欲用之不果熙寧初詔舉節行材識守胡遐以名薦召賜進士第授校書郎王安石問新法何如對曰歌謠甚盛安石喜叩其辭先生高誦曰市易青苗一路蕭條安石不樂出宰樂清先生氣岸雄豪行事似張公乖崖門人私謚正介有正介先生集

庶官翁南仲先生升

翁升字南仲慈溪人從安定受易第元豐進士出仕以廉謹稱元符中上書言事切中時病用事者方以黨禁錮賢士大夫籍

先生于初等自是沈于選調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吾鄉遠在海問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

承信江石室先生致一

江致一字得之休寧人從遊安定之門宣和鄉舉首選靖康中伏闕上書乞斬蔡京童貫等六奸臣復李綱相聲震中外尋授承信郎

州守陳先生敏

陳敏字伯修無錫人年十一而孤廬于墓所受業安定之門安

定奇之日此錫之英也熙寧初舉進士徽宗朝諸蔡用事斥司馬諸賢爲奸黨令郡國皆立黨人碑先生守天台曰誣司馬公是誣天也倅立石先生碎之謝事而歸

司業盛先生僑

盛僑未詳爵里安定在太學先生已仕安定使爲堂長中庸講義一卷先生所述見宋史陳古靈嘗薦之

梓材謹案先生嘉興人也樓攻媿爲盛夫人墓誌云盛氏世爲餘杭人有曰蟠者仕吳越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從嘉禾因家焉又云元祐中孺人之伯祖僑以名儒爲國子司業則先生之爵里可攷矣

縣尉倪千乘先生天隱

倪天隱字茅岡桐廬人古靈先生妹壻也古靈三妹長適劉執中次適先生並學于安定而少適鄭閎中與古靈爲四先生之

二學者稱先生爲千乘先生所述周易上下經口義十卷雲濠案今周易口義十二卷吳玉搢家藏本入四庫經部又繫辭上下及說卦三卷見晁氏止載其上下經而繫辭說卦不載惟宋藝文志有之但既列易傳十卷復列口義十卷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傳而未逮先生述之以非其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之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無二書也先生官至縣尉晚年主桐廬講席弟子千人其爲桐廬令葉宏道作題名記戒之令師善懲惡無爲后羞時人傳之高弟子曰彭汝礪修

吳先生孜

吳孜蕭山人有尚書大義二卷見宋志嘉祐治平閒有名經苑捨住宅爲學宮太守張伯玉至以便服坐堂上先生鳴鼓行學

規伯玉謝過安受其罰陳古靈嘗薦之

直講張先生巨 別見廬陵學案

百家謹案安定先生初教蘇湖後爲直講朝命專主太學之政先生推誠敎育甄別人物有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各對爲可否之或就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歐陽廬陵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子弟皆賢才王臨川云先取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桷與榱蓋就先生之敎法窮經以博古治事以適今成就人才最爲的當自後濂洛之學興立宗旨以爲學的而廬陵之徒反易躲閃是語

錄之學行而經術荒矣當時安定學者滿天下今廣爲搜索僅得三十四人梓材案黃氏原本羅先生適以私淑列門人而范先生純祐呂先生希純苗先生授盧先生秉有日而無傳張先生巨亦如之故云得三十四人然而錚錚者在是矣

簽判田先生述古

田述古字明之本安邱人徙居河南遊事安定先生稱高弟四薦于鄉不中遂隱居二十餘年窮經講學先生淳靜簡易不爲表襮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不能奪其讀書惟易中庸論語孟子閒及老子楊子申韓孰復造其深言餘不甚措意也司馬溫公康節二程先生皆居洛先生從之遊溫公最愛范公淳夫淳夫日詣溫公溫公多召先生與俱講明大義其于諸大儒未嘗少自貶晚歲篤好易

手自注之祁寒暑雨造次未嘗廢卷或欲索其書上之朝不肯出孫温靖公固留守西都以其名聞詔除襄州司戶先生曰老矣不任爲吏竟不赴温靖守鄭請以爲本州教授許之除太學正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爲通利軍簽判卒先生行誼敦龐友人張雲卿赴選其妻病死先生爲治其喪其在北宅昌王𡺸假先生官氏撰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先生曰非吾文敢受賜乎固辭之嘗官不苟然亦不爲已甚最與虔州李潛善其學行蓋相似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前輩亦以二人爲首先生之言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于章句不知妙在日用也劉斯立跋狀其行陳端誠曰由明之說易要說無應易中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安得云無應特不可如王介甫

皆執定耳 補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此傳尾有端誠名正亦元祐中通儒也十一字今爲端誠立傳于陳鄒諸儒學案節之

進士潘先生及甫

潘及甫字憲臣揚州人也勵志文行安定倡學吳興先生負笈從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書曰非諸生比也遂補學職妻以女弟慶歷中登第不知其官所至 補

知州莫先生表深

莫表深字晉行邵武人也泰山孫氏弟子說之子聞安定講學譽上往師焉一見奇之曰大有器識所造未易量也以進士累官光祿丞知饒州稱循吏楊文靖公極稱之所著有如如集 補

醫學陳先生高

陳高字可中仙遊人知建州闢之從子少遊湖學元符中第進士召試除太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傅楫薦其潛心經術尤深于易遷博士政和中始建醫學除太醫學司業累上封事以切直忤時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 補

州判陳先生貽範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樞密安先生燾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則曰汝方爲誦數之學未可從吾遊嘗羣試省題一詩中選乃語汝先生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登第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先生左諫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

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先生笑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竿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于此較厚薄哉使遼帝以爲知禮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元祐中累官門下侍郎坐救常安民章惇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徽宗立復知樞密院以老避位知河南崇寧元年坐棄湟州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鄂州復又移建昌軍閱再歲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後五歲悉還其官職參史傳

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云胡先生判國子監安厚卿樞密在席下厚卿黃瘸疾凡聚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則先生之在胡門固安定所甚厚者矣

學士朱先生光庭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口先生口口

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安定爲國子日遣之就學京師所齎千金傾蕩而盡身病瘠將危客于逆旅適其父至閔而不責攜之謁安定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諭之以道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學矣視之乃素問也讀未竟惴惴然懼伐性之過自痛悔責安定知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章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勉勤事業先生銳穎善學取上第而歸

梓材謹案是段本列安定附錄以君子大改過故移而爲之傳

節孝同調

徽猷趙無媿先生君錫 別見高平學案

安定私淑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 附師朱絳

羅適字正之寧海人少從鄉先進朱絳學後與徐中行陳貽範友善得聞胡安定之敎遂以私淑稱弟子第治平進士尉桐城移泗水改著作郎知濟陽縣徙江都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每郊行召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爲罷行之遷推官兩浙蘇秀水災朝議賑恤以先生爲提點刑獄後移京西北路嘗有與蘇文忠公論水利凡興復者五十有五既去民思之置生祠祀焉

雲濠謹案先生別號赤城著有易解赤城集百卷直齋書錄解題云治平二年進士學于四明樓郁是先生本樓氏

門人直齋又言台士有聞于世自先生始又有傷寒救俗方一卷先生尉桐城民俗惑巫不信藥因以藥施人多愈召醫參校方書刻石以救迷俗

節孝門人 安定再傳

江季恭先生端禮

江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園城人受學節孝深于春秋黃山谷謂其文似尹師魯張文潛亦喜之而其駁柳子厚非國語則東坡之所許也嘗裒集節孝遺書三十八歲卒

推官馬先生存

馬存字子才樂平人也元祐三年進士其文波瀾雄壯英毅奇氣橫生不可縶維所作諸史論謂東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于羣胡殘虐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

奇士又謂北魏據中國以禮義文釆之服而飼禽獸之儀此之謂不幸非吾一人可與之爭又謂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而已矣至論外患則畧東南而専在北省試論楊雄謂王莽簒位龔勝以清死鮑宣以得死雄斯時方著美新以發揚其盛讀之令人氣拂膺不憚者累日嗚呼雄乎寧死其忍爲此文蘇文忠知舉奇之置高等奏大對首闢災異曲說歸諸人事時士習新經之學以穿鑿放誕相高者先生亳無所染官鎮南節度推官再調越州觀察推官早卒馬碧梧曰子才從節孝先生遊最久其文之雄直雅似之嗚呼安得其論晉魏之語聞于炎紹中天之初乎 補

莘老門人

邢先生居實

邢居實字惇夫陽武人恕之子也受學于華老其父為程門之叛夫而先生不然所宗師者司馬温文正公呂申正獻公所從遊者坡公涪翁无咎兄弟也年二十卒遺言欲魯直爲狀華老爲銘无咎爲其文序華老未及爲而卒晁迂代之所著有呻吟集

舍人李樂靜先生昭玘

李昭玘字成季鉅野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爲東坡所知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孫莘老爲守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人行己處世之要累官提點京東刑獄坐元豐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左司員外郎韓忠彥用爲起居舍人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

初罷主管鴻慶宫遂入嶌籍中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燕游十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復直徽猷閣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樂靜集三十卷蓋其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澂老孫其從子也

龍圖傅先生楫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入行家學

徐季節先生庭筠附孫日升

徐先生庭槐合傳

徐先生庭蘭合傳

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入行先生子童丱有志行律身嚴毅居無惰容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試題

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爲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爲名臣其學以誠敬爲主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五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數二徐句且大書表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節有守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 修

劉氏家學

朝散劉先生淮夫 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劉氏門人

縣令鄒先生爽

鄒藝字堯叟泰寧人從學于劉執中浸灌六經貫穿百代執中以女妻之以進士知宣城縣楊龜山聞其名晚從之遊梓材案先生與其宗人克恭同爲劉氏門人克恭又從遊于龜山龜山不得晚從先生遊也當是晚與之遊耳稱其在淮陽時太守怒一卒欲斬之先生不從守怒先生執法不移蓋有守之士

縣令鄒先生棐

鄒棐字克恭泰寧人熙寧進士始學于劉執中元豐間又從楊龜山遊終宣城令梓材案二鄒並知宣城或有錯誤有惠政民愛之參姓譜

開府家學

知軍翁先生彥約

翁彥約字行簡崇安人開府仲通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調常

州刑曹累遷提舉河北西路學事以薦拔人才爲急日與諸生講畫實邊制勝之策除知高郵軍革商販茶鹽私坐貿易之弊吏不得倚法爲姦歲大旱先生以禱祠積勞得疾卒有文集十卷 同上

梓材謹案龜山楊文靖公誌先生墓云請以世祿之恩授中弟巳而兄弟更相推遜又云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

中奉翁先生彥深

翁彥深字養源行簡仲弟第進士除右司員外郎以書白宰相言與金人夾攻契丹非是除國子祭酒從祕書監時宦者梁師成提舉祕書省先生不肯造請時論高之官至中奉大夫 同上

中丞翁先生彥國

翁彥國字端朝行簡季弟官至御史中丞靖康之變充經制使

撰文皆衆張邦昌爲金所立移書賀之同上

祉望謹案先生白鄉郡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中丞密視答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閤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迎延福宫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伏望亟去大號早迎康王不然勤王兵十萬見公端闕不得施東閣之敬矣邦昌懼遂決迎高宗先生以李忠定公姻亞被斥汪藻行制謂汝本茶山驵儈之徒論者非之先生六世科第父爲安定弟子藻以恨忠定并先生誚之耳水心進卷罪先生竭金陵之民力葉紹翁曰建炎兵事倥偬后林

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公適承其後未免調度末可以深罪之也

倪氏門人

尙書彭先生汝礪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治平進士第一歷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王安石見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先生為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指摘利害多人所難言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西轉運判官陛辭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為之臣患無敢言之臣帝嘉其忠蓋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元年召為起

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于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人賜金紫辭命雅正有古人風旋落職知徐州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徙禮部拜吏部侍郎哲宗親政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論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而病去朝廷方以樞密都承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先生讀書志于大者言動取舍必合于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先生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參史傳

田氏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見榮陽學案

李節門人安定三傳

文肅鄒景望先生伯熊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鄒氏家學

知州鄒先生括

鄒括字仲發泰寧人克恭之弟登元祐九年進士第知寧化縣縣素悍難治先生建學訓導以恩信懷柔之民爲之立祠刻石後知亳州適蔡京當國先生以名節自重閒退二十年李綱在朝以書勸其出亦謝之補

杜氏家學

杜先生陵

杜陵蘭溪人仁翁汝霖孫克傳家學生五子伯高仲高叔高季高幼高皆博學人稱爲金華五高參姓譜

薦辟杜橋齋先生旟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漕舉杜癖齋先生旃

杜旃字仲高伯高弟嘗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發微癖齋稾參吳禮部集

祕閣杜先生斿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杜先生旞

杜旞字季高與弟幼高文皆相上下參吳禮部集

杜先生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莫氏家學

知州莫先生伯虛

莫伯虛歸安人元嘉令厎之子守温州立思濟堂後知常州有瑞梅甘露秀麥嘉禾之祥參姓譜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又言其晚年退居注意儒學屏絕世故是由儒而入墨者

安定續傳

文肅吳竹洲先生儆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教諭汪主靜先生深別見象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一終